

母亲节

MOTHER DAY

母亲节，是母亲的节日，还不了恩情，最难受的痛，孩子的心酸，最难受的痛，最忘不了的心痛，母亲节，是母亲的节日，还不了恩情，最难受的痛，孩子的心酸，最难受的痛，最忘不了的心痛。

母爱的经纬

□ 孙成栋

从一枚簌簌落下的叶片，我读到被放逐的温暖。
——题记

千层底

是谁，在双脚与大地之间，垫上厚厚的春天？
是谁，在故园和异乡之间，铺上绵绵的牵挂？
母亲的千层底噢，让我的每一个足迹，都成为一道盛满阳光的风景。

昏黄的煤油灯，闪亮的纳鞋针，长长的粗棉线，纤巧的针箍子……有一缕草香，在指尖上氤氲；有一朵茧花，在憔悴里芬芳。
母亲眼含远方，手执青翼，艰难地拉扯着千层底，宛如拉扯着一段苦难的岁月。穿透的是雨季，纳进的是祈愿，抽出的是叹息。

那密密麻麻的阡陌间，收藏着谁寄存的人间秋语？绽放着谁遗落的瓣瓣血花？
被车轮串起的等待，从季节的掌心滑落，让曾经笃实的故事，在村庄的衰老中成为永远的谜底。

一场雪，在母亲的青丝间如期而至，让寂寥的夜漫过泊着酸楚的眸子。山水迢迢，家的气息扑面而来，在千层底层层蔓延，漫漶成游子永恒的守候。

是谁，在被月光淹没的岛屿间，传递洁白的誓言？
那比乡愁饱满，比憧憬坚实，比思念纤长的小舟，沿着千层底的弧线扬帆，恰似追寻被梦想染绿的海湾。

芦花般葳蕤的火焰，燃烧成鞋窝里的诗句，让回忆接近泥土的温度，让未来超越桅杆的高度，让沾满露水的词汇日益丰腴。

那抹远去的征程，是你虔诚的执着，融化了冰雪的篱笆；还是你划动的双桨，搅乱了一位水手的惆怅？
早已习惯了是一种流浪，而浪尖上的音符，却化作千层底上挤挤挨挨的针脚……

毛线衣

一双手，两根针，三匝线，四季风，编织出岁月的经纬。

那针，平平常常，普普通通；那线，弯弯绕绕，柔柔顺顺。

这一针一线，却把荒芜的时光，织成温暖的脉脉温馨；把游子思绪的野马，放牧在满目葱茏的草原。
这一针一线，却把寒风凛冽的严冬，织成三月的姹紫嫣红；把乌黑的青丝织进如梭的光阴，让生活的霜华漂白。

那针针线线呵，把母亲眼角的眺望串在漫漫的长夜，让游子走遍万水千山时刻不忘故土。

那针针线线呵，把母亲心荷的泪珠缀成灵魂的项链，让黯淡的日子闪烁青春的光芒。

沿着深深浅浅的韵脚，谁的目光温暖了我的小径？让长驻的春天，成为人生萌动的潮汐，激荡被梦想托起的海面，直抵我乡音的深处。

那件毛线衣，陪我走在生命的长路，朝朝暮暮、岁岁年年。几多颠沛，几多跌宕，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无论穿在身上、装进行囊，还是锁进岁月、藏进记忆，永不消逝的，是母亲暖暖的指温。

而一茬关于村庄的传说，无意间被谁拆开，我捧读到母亲的执着，和墙角忽明忽暗的炉火。浑浊的老花眼，密集的鱼尾纹，急促的咳嗽声，如弓的脊背……在我的眼前叠影成，一枚在北风中翻飞的叶子，宛若那件穿旧又拆掉翻新、再旧再翻新的毛线衣。

一段小曲，就这样在大地之弦上漂洄。许是岁月的风霜，给了母亲太多的煎熬，才有了生活的缕缕苦香……

行囊

一树槐花浅浅开的日子，我的身影连同那场细雨，即将被远方带走。

阑珊的灯光汨汨流淌，雾已开始夜行。迷离的槐香，潮湿五月的堤岸。

粗布的行囊，装不满母亲的叮咛，那个破洞宛若蓄满忧伤的眼睛。散落一地的，是记忆的穗粒，烙印着岁月的纹理。

那根，曾缝补起一个个日子，此刻，在母亲手中游走。

只有故乡的云知道，那一针一线，密密缝补着的，是母亲心上正在撕裂的，峡谷一样深的伤口。

泪水，仿若断线的珠子，被冰冷的针尖刺穿，从千疮百孔的憧憬里流泻而去，凝成一块块黑夜般茫茫无边的补丁。

我带着昨夜的露水，走出被梦想叫醒的村庄，宛如一朵桐花，赤足奔向春天。将那一针缝满补丁的往事，连同缝满补丁的故乡，留给了落寞的母亲。

有一种约定，在行囊中发酵，却始终走不出轮回中的风雨交加。许是命运的眷顾，给了种子太多的遐思，才有了绿潮的义无反顾。

母亲的心事，比她手中搓着的草绳还要纠结。夜色深沉处，那瘦弱的胸腔里，却装着一汪大海，潮涌潮退的声音，此起彼伏。

那些老去的光阴，在凝望里玲珑剔透，在愧疚里风生水起，在等待里千回百转。

踟蹰的履痕，攀援的青藤，生活的缝隙，母亲的目光……那些感激，汇聚成溪，潺潺而动，一路陪我跋涉。

我的翅膀没有驿站，疲惫之时，只能睡在风中。却不用担心坠落，因为，身下托着母亲的牵挂……

母亲的时差表

□ 雨凡

经过十多年的寒窗苦读，我跨出了国门，来到洛杉矶深造。这本来是一件高兴的事，可是因为父母的缘故，我的心里多少还是有几分失落。我是家里的独子，父母含辛茹苦地将我养大，按理说我走到哪里，就应该把父母接去哪里。可要在美国生活就必须会说英文，而父母都是地道的地道的农民，仅有小学文化，让他们学英语，简直比登天还难，况且他们还有很深的故土情结，说什么也不愿离开家乡。

没办法，我只好只身一人来到美国。幸好父母十分理解我，临行前，母亲对我说：“孩子，你想去哪里就去吧！做父母的哪个不愿自己的子女过得好，你大可放心，我和你爸的身体都很硬朗。要是你想我们了，就坐飞机回来看看。”我点点头，含着泪上了飞机。

刚到美国时，我有些不习惯，特别地想家，想念父母，但繁忙的工作很快让我忘怀了一切。没过多久，我就完全适应了当地的生活。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，一天晚上，我睡得正香，突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惊醒。我有些疑惑，我心中十分疑惑，抱怨什么人三更半夜给我打电话。我有些生气地拿起话筒，准备责骂对方，谁知一听，竟是母亲打来的。我慌忙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轻声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你有什么事吗？这么晚了还打电话过来，我明天还要工作呢。”

母亲听后疑惑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没发烧吧，现在才下午两点多，外面正出着大太阳，怎么说晚呢？”

听了母亲的回答，我哭笑不得。母亲哪里知道北京时间和纽约时间有十二三个小时的时差呢。此时，纽约的上空漆黑一片，周围鼾声起伏，时间正好凌晨两点半。我告诉母亲，中国的白天和美国的白天不一样，中国处于白天时，美国正好是晚上，而中国处于晚上时，美国正好是白天。母亲似懂非懂地答应着，当她明白过来我还在睡觉时，满怀歉意地对我说：“孩子，真是对不起，妈妈没有文化，不知道这些，打扰你休息了，妈妈这就挂了。”

一年后，我回了一次国，在母亲卧室的墙壁上发现了一张奇怪的数字表，上面写着：1、2、3……24，下面写着：13、14、15……12。我好奇地问父亲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，父亲说：“你还记得你刚到美国时，你妈半夜给你打的那个电话吗？那时她不懂时差，搅乱了你的好梦。后来你妈专程去镇上问了一位教地理的老师，并请他制作了一张时间表，上面是我们这儿的时间，下面对应的就是你那儿的电话。你妈对照那个表，就知道你那儿是白天还是晚上，是上班还是下班。有时为了给你打电话，她等到半夜，或是天不亮就起床。”

听了父亲的诉说，我愣在那里，怪不得后来我每次接到母亲的电话都是在白天，并且是下班后，原来母亲是对着这张时刻表打的。

不久之后，我又回了美国，每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，总能感受到那来自北纬三十度的温暖。

母亲，这个名字

□ 胡巨勇

牵痛我柔肠的，正是母亲，这个名字
她站立在故乡的村口
茂盛着那份永远的守望

记忆拂动，激情于心弦飞翔
流浪中的伤痛
正沿着一条坎坷的土路
被一种亲情所裹藏

一个名字，总让我
牵肠挂肚在远方
一个名字，总使我
乡愁一夜长千丈
在望断天涯来路上
那一把如银的白发
常常染湿我的眼眶

陪母亲摘豆

□ 戴永瑞

一场大雨过后，田间的蚕豆就呼啦啦地伸开了腿脚，乡间的小路上到处弥漫着蚕豆生长着的植物清香。小路两边，前几天蚕豆还开着白色的花，白色里有着淡淡的花蕊，花蕊中央有着黑色的花斑。一溜子远看下去，就像是无数淡紫色的粉蝶在安静地吻着绿叶。经过几天雨水的滋润和阳光的照耀，蚕豆就神秘地在叶间探头探脑，之后就渐渐地饱满得大大咧咧起来。

还没等到双休日，母亲就打来电话，让我赶到乡下摘豆。她在另一头唠叨着，这蚕豆一天一个“颜色”，摘迟了豆仁就“老”了。我一边嗒嗒地答应着，一边回想蚕豆地的来历。今年春节期间，老母亲对我说，她老了，想跟我协商，菜地分给我一块，让我来帮忙管理。看到老人期盼的眼神，我一口答应了下来。并高兴地说：“我正要找机会锻炼身体，巴不得到农村呼吸新鲜空气呢。”其实我知道老人这样做，无非是要我多回家陪伴着她，和她多说话聊聊天家常。母亲见我应承了下来，高兴得就像孩子一样，咧着嘴笑个不停。看着母亲快活满足的样子，我的心一阵酸楚，这么多年，我总借口工作忙，很少回家陪陪老人家。很难想象，母亲是如

何面对着无边的寂寥，打发那么多冗长而琐碎的时光的。

星期六一大早，我就匆匆地赶到乡下。老人家已经站在路边等着我了。她看我来了，拉着我的手，笑得合不拢嘴。每次我回家，她的话就多了起来，说我小时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，跟我提村里稀奇古怪的事情，反正话是越来越多。这次的话题就是蚕豆。当我们来到豆地，她笑着说起我小时候如何偷吃生产队里的蚕豆，如何躺在豆地里呼呼大睡。好像这些故事对她来说永远是新鲜的。我也被逗得笑出了眼泪，一幕幕的往事不由得浮上脑海：年轻的母亲像牛一样在水田里，弯着腰吃力地拉犁；顶着炎炎烈日，母亲独自在田埂里挥汗锄草；像壮年男人一样，母亲挑着筐在田里咬牙走……在那艰苦的年代里，好强的母亲不知吃了多少苦，仅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们填饱肚子，在人面前能抬起头做人。想到这，我的喉头像被什么堵住了似的，是母亲用无私的爱，呵护着我们这些儿女长大成人、成家立业。

我的那块豆地里，蚕豆长得很结实，这些都是母亲平时悉心管理的功劳。你看，蚕豆荚真的像粗壮的老蚕一样，厚厚的

身子，显得暗绿，里面包裹着几粒翡翠般晶莹的豆粒。我一手拽着蚕豆苗的头，一手握住豆荚，用力往上一提，豆荚就脱离了母体。有时也会听到一声脆响，就像看到了豆荚里汁液四散的情景，豆荚随即分成了两半。母亲看着我红红的眼圈，眯着眼笑着说，哪个做儿女的长大了，不离开他的妈妈呀？好在不管到了哪里，都有妈妈身上的味道。我细细掂量着母亲的话，竟有几分哲理。是啊，母爱是伟大的，母爱的气息永远缠绕着我们一生。

看着地里呈现丰收景象的蚕豆，我慌乱得无从下手，只得东一头，西一头地去摘。母亲就笑我长大了做事还毛躁，不能定下心来，她连忙转过身帮我。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我，脸上的汗水不断地滚下来，身上还有针刺一般的痒。母亲见了，心疼地一个劲催我歇下。她还不停地小声责备着自己，意思是该让我到乡下受罪。

我已年过五十，可在母亲的身边，却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。我轻轻抚摸着蚕豆荚，柔润温暖的感觉立即涌遍全身，豆地里的阳光在清香里氤氲开来，映照着母亲苍苍白发和她幸福的脸膛……

母亲·牛

□ 李桂媛

母亲走了，在去年寒冷的冬天。

母亲走时，她的棺木旁边有头金黄色的纸牛，瞪着大大的黑眼睛，默默地站在那里。听二姐说那是替母亲喝“脏水”的牛（东北风俗，妇人去世要烧纸牛）。纸牛背上贴有写着黑字的白纸：“老牛老牛你听着，我母生前儿女多，染了五湖四海水，所有脏水你要喝”。母亲生前为儿女们浆洗了太多的衣物，脏水的确要头牛来喝。

母亲十九岁嫁给父亲后，承包了全家十几口人的衣服以及一日三餐。她的青春芳华里满是洗不完的衣服，做不完的饭，带不完的孩子。邻居王婶在我记事的时候常对我说起，母亲生我的那天晚上，白天还在地里拔草。怀胎十月，她就没休息过。而母亲的营养只是一碗疙瘩汤，母亲说这便是那时最好的东西了。

我记事起，母亲白天在地里劳作完，晚上还要在煤油灯下缝衣服、纳鞋底。爷爷那时候和我们一

起住，每年的鞋子和衣服，母亲总是先为他做。爷爷是个挑剔的老人，若不满意还发脾气。一次，母亲熬夜给爷爷做鞋，披灯花的时候，火星不小心溅在了鞋面上，糊了一点，爷爷就吹胡子瞪眼。母亲急忙赔小心：“爹，我马上就换。”母亲趁队里午休，饿着肚子跑到合作社买鞋面，晚上安顿好一家老小，拆下鞋面重做，爷爷才露出个笑脸。

每逢年节，姑姑总会给爷爷带些好吃的。爷爷看着不得我们眼巴巴看他的眼神，分些给我们，可母亲总是百般阻拦。她说，小孩子吃的时候在后头，爷爷是老人。“你这是咒我啊？”听爷爷的吼声，母亲赶紧把我们推出屋外。那时家里穷，母亲总给爷爷开小灶，想方设法给他做些好的。在母亲严格的教养下，我们兄妹五人，都养成了吃饭不看爷爷的习惯。母亲的孝顺，爷爷也很感动。临终时，他把母亲叫到跟前：“孩子，这些年我在你这享福呢！知足

了。”随后微笑着合上了双眼。母亲说，这一辈子再苦、再累、再委屈，有爷爷这句话，值了。

母亲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识字不多。但我却从她那里学到不少做人的道理。她常说：“要念人好处，不背后论人。”远嫁后，我常在电话里诉说与婆婆相处的艰难，母亲却对我说：“他们再不好，是长辈！尽你的责任就好。”

我勤劳善良的母亲啊，此刻，您在天堂是否安好？即便走进充满诗情画意的五月乡村，我悲伤的心也朗润不起来。“哞……”一块稻田里，农人正赶着水牛犁田。机械化的时代，牛并不多见了。看得出，那是一头很老的水牛。它皮毛灰暗，瘦骨嶙峋。走得有些吃力，可它努力地向前拉着，没有一丝懈怠……忽然，我的鼻子一酸，潸然泪下，母亲又何尝不是一头任劳任怨的“牛”呢！

母亲如牛，平凡奉献！而那头纸牛，该是帮您喝下了所有的“脏水”吧！

